



清泉小说集

陈清泉 著

- 一、《大禹治水玉山》传奇
- 二、血海女英豪
- 三、梦天（又名：第一代航天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nfpl.cn>

清泉
小说集

陈清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泉小说集 / 陈清泉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90-3033-9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746号

作 者: 陈清泉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陈宝光

复 审 人: 郭 锋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赵豪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4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37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033-9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大禹治水玉山》传奇

1

血海女英豪

69

梦天

249

《大禹治水玉山》

传奇

在北京故宫，陈列了好些玉雕作品，其中《大禹治水玉山》号称“玉器之王”，它以形体巨大、主题鲜明、工艺超群而闻名于世。

这座玉山子高 224 厘米，最宽处有 96 厘米，重 5000 多公斤。这块大玉料呈青色，通体为立雕，人们站在它面前仔细端详，可见它的四周遍布重山叠影、流泉飞瀑和古木劲松。在十分险峻的悬崖绝壁间，有深穴幽洞和开山凿石的民夫，他们有的使镐，正在刨除沙砾；有的手执大锤、铁锤去凿石；有的用简单的杠杆式机具提石打桩，呈现出火热的劳动场景。

在正面的中部山石处，阴刻“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的篆书方印。而背面的上方为阴刻清高宗弘历所题《密勒塔山大玉大禹治水图》。下方为阴刻“八征耄念之宝”六字篆书方印，并刻有楷书七言诗，夹自注及铭文 1000 余字。其下部为 160 厘米高的、随山之底部形状铸造的嵌金丝褐色铜座。

这座精美绝伦的玉山子，是扬州艺人花了十年时间雕成的，但又有谁知道这块玉石的发现者和这座山子的设计者的身世以及他所经历的坎坷呢……

×

×

×

江都县衙，十分气派。大堂上“明镜高悬”的匾额倒也写得龙飞凤舞，正面的公案上，各式应用物件一应俱全。堂之两侧，有“肃静”“回避”牌，差役们使用的“杀威棍”等也放得整整齐齐。

此时，一老一少来到大堂前，那位老人衣衫褴褛，脚穿草鞋，皮肤黝黑，分明是一位年近五旬的农民。那年轻的却身着长衫，手持折扇，头戴小帽，脚蹬薄底靴，分明是一介书生。

只见他俩进入堂前，那书生便拿起鼓槌击起鼓来。

还在后堂卧室内穿戴衣冠的知县程逸云听见有人击鼓鸣冤，不敢怠慢，立即赶往大堂。

衙役们听到鼓声纷纷来到大堂，分列两厢，举行县太爷升堂仪式。

程逸云年方三十有五，方面大耳，仪表堂堂，来到公案后坐下，差役把他的那方官印放在公案之左侧，公案上签条、笔墨、公文纸一应俱全。

此时，衙役们齐呼“威——武——”，然后就有衙役头

儿往大堂下大呼一声：“带击鼓人上堂！”于是，那一老一少被带上堂来，跪在大堂一侧。

程逸云放眼望去，这一老一少，身份悬殊，心想，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来告状呢？便以十分和善的口吻问道：“你们有什么冤情，如实说来，本官为你们做主。”

那位乡间老人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哆哆嗦嗦，半天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那位年轻的书生鼓励他：“你就把刚才跟我说的，一桩桩、一件件统统向老爷禀报……”

但那老者除了“我，我……”，仍然讲不出话来。

程逸云见状，对那书生说：“你可否把刚才听到的，在这里复述一遍呢？”

这书生听了，说：“晚生姓尹，名蕴初，辛巳年秀才，家住广储门内。只因今日早晨在广储门外闲逛，见这位老人在护城河边踱来踱去，似有轻生之意，便悄悄在他身后守候以防万一。果然见他欲纵身跳河，急忙上前将他紧紧抱住，加以安抚，并请他诉说轻生的缘由……”

接着，尹蕴初娓娓道来，这位名叫王君安的老者的悲惨遭遇便呈现在程逸云面前。

这位老汉家住黄金坝，原来一家五口，除老伴外，与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孙子三代同堂。凭着儿子王小龙正值壮年，租种了当地外号小张三的四亩八分薄田，日子虽然过得结结巴巴，但倒也可以免遭冻馁。

不料，这位外号小张三的张有财在乾隆二十三年间先遭土匪打抢，后遇祝融光顾把祖宅烧去大半。怎样才能把他损失的弥补回来？他便打起了进一步盘剥佃户的主意。他把租子涨到每亩二斗，纹银五钱。这还不算，小张三又雇人做了一只大斗，来坑害农户。

当年，王君安带着儿子小龙挑了九斗六升米，又怀揣一两五钱纹银来到张家外院，只见小张三捧了个水烟袋正在监督管家收租。不料一过斗，九斗六只剩了五斗，银子只称到一两三钱。王君安无可奈何，只好想法补交。这一年，日子就过得紧了。

没有想到，到了乾隆二十四年，王君安根据去年的状况，便多带了五斗米和一两五钱银子，心想这总差不多了吧，不料一过斗，一石五斗只量了八斗三，银子也只剩二两一。

王君安虽然觉得其中有鬼，但在东家面前却不敢多说什么，但他的儿子小龙血气方刚，往前走了两步，猛地抓住了量米的斗，气冲冲地说：“这个斗有鬼！”

其他来交租的佃户，对此早已不满，有人说：“我早就看出来这斗有花头！”有的讲：“这是坑人啊！”“吸我们佃户的血，剥我们佃户的皮，我们要算算这笔账！”

王小龙挺身而出：“诸位，既然这斗有毛病，那我们请官府来查验，好不好？！”

大家齐声叫：“好！”

张有财沉不住气了，厉声道：“你们吼什么，种我的地，

交我的租，天公地道，你们想抗租？做梦！”

大家叫道：“谁抗租啦？！你用大斗小秤坑我们，这公平吗？”

小张三气急败坏：“怎么，想造反？来人！”

几个打手从小张三背后冲出来。

张有财指着王小龙：“把这个闹事的头儿，给我抓起来，送进水牢！”

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扭住王小龙，把他押进了张家水牢。张有财仗着他的小舅子在省城为官，不仅私设刑堂，还在后院弄了个关人的水牢。从此王小龙就进入了这个暗无天日的水牢。不过一个月的工夫，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农家小伙就含恨而终。

小龙去世之后，王家丧失了主要劳力，田地逐渐荒芜。可怜王小龙的母亲、妻子和才五岁的孩儿，也在饥寒交迫中含冤而亡。但小张三并未就此罢手，前几日又派人来逼这个孤老头还清历年来欠下的租子大米三石四、纹银十两。王君安家徒四壁，拿什么来还清这租子呢？只好投河自尽了。

程逸云听了尹蕴初当堂陈词之后，将手中惊堂木猛敲了一下：“来人，将张有财锁拿至本县大堂，不能让这个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家伙逍遥法外。”

有个刑房书吏在程逸云的耳朵边说了句：“老爷，这小张三的妻舅是巡抚大人跟前的红人，办他的事，要多加小心啊！”

程逸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从签筒中抽了根签条掷在堂前：“快，把张有财锁来！”

围在县衙外观看的人们见两个衙役手持枷锁急步从大堂来到衙门外，一边纷纷让道，一边欢呼：“好！抓住小张三，为民除害！”

这时，有几位武士打扮的人，也在跟着叫好，他们就是江湖上闻名的“金陵六侠”：甘凤池、李云龙、汪庆瑚、齐华斌、宋儒沅和甘蓉珠。

只见二侠李云龙悄悄地对四侠齐华斌说：“四弟呀！我来到扬州，就听到百姓议论他官声不错，看来，这个人像个清官！”

三侠汪庆瑚说：“二哥，他已命人去捉拿小张三了，我们倒要看看他会怎样处置这个坏蛋！”

大侠甘凤池发了话：“如果他真的是个能为百姓做主的好官，我们弟兄一定扶他一把，助他一臂。”

众侠说：“听大哥的！”

这时，派去捉拿小张三的两名差役押着小张三过来。一个差役对张有财说：“张大爷，县衙到了，我们把个底给你，这位县太爷可是个清正廉明的官，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

张有财说：“谢谢二位关照！”

差役呼喝着：“让开，让开！”把张有财押进大堂。

张有财倒也识相，“扑”的一声双膝下跪，不等程逸云说话，就说：“草民张有财叩见大人！”他四下张望，见一

侧跪着王君安，心中便有了几分底。

程逸云：“张有财，你可知罪？！”

张有财：“小人安分守己，以勤劳发家，常做些济困扶危的事情，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不知罪从何处？”

程逸云：“好个张有财，你纵有一张利口，也难以把自己辩得一清二白，我倒要问你，大清律例，你都条条遵守了吗？”

张有财答道：“朝廷所有律条，我不敢越雷池一步。”

程逸云见他如此嚣张，不由心生怒气，拍了一下惊堂木，然后问道：“王小龙是怎么死的？”

张有财并没有慌张，说道：“佃户交租，天经地义，这个王小龙居然诬陷我使用大斗小秤，煽动泥腿子抗租不交。大人明鉴，这上交的租子包括了上交给朝廷的钱粮呀！抗租不交事小，抗钱粮可是犯法的呀！如小人不管，听之任之，岂不是纵容他们对抗朝廷吗？”

程逸云：“好个张有财，你纵有一张利嘴，也难以逃脱你用大斗小秤盘剥农户、滥用私刑拷打平民、私设水牢关押民众这些致人死命的滔天大罪！”

这时，跪在一旁的王君安哭诉道：“可怜我的小龙被他们关在水牢中一个月，被他们打得浑身是伤，含冤死去了，请大老爷为小民申冤呀！”

张有财：“说我们打得他浑身是伤，证据呢？口说无凭呀！青天大老爷，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不料，张有财听到一声：“跪下！”转脸望去，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两个差役押着他的管家李茂才进了大堂。

衙役们齐呼：“威——武——”

李茂才吓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连连说道：“小人给大老爷叩头，请大老爷法外施恩！”

程逸云拿起惊堂木敲着公案：“你这个助纣为虐的家伙，快将王小龙之死的经过从实招来！”

李茂才连连称是，把张有财如何用大斗小秤盘剥农户，如何在家私设公堂拷打无辜乡民，如何将王小龙关入水牢，在王小龙浑身腐烂之后不给施治以致死亡，等等，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程逸云大喝一声：“将张有财押入死牢，抄了他的家产，待秋后问斩！”“李茂才也应受到惩罚，押下去听候发落！”“尹秀才路见不平，见义勇为，应予嘉奖，请师爷办一下！”

师爷应允，尹蕴初叩头谢老爷。

至此，程逸云宣布：“退堂！”

县衙大门外的甘凤池向他的义弟、义妹竖了竖大拇指，然后用眼神向他们示意。“金陵六侠”纷纷离去。虽未与程逸云见面对谈，但已经为他们之间建立起交往的纽带了。

×

×

×

退堂之后，程逸云有些疲乏，便想到小花园一侧的书房中读点东西。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好像读书可以驱除疲劳似的。

小书房在假山的一侧，从东面的小径蜿蜒而上，可达书房楼上的侧门。书房南面门外有一个用立砖夹着鹅卵石砌的天井，南边有一道石砌雕花镂空的栏杆，从书房正门出来，走过天井，就可以凭栏观鱼。应该说这小花园的布局还是不错的。

书房楼上下三间，陈设简朴而又雅致。楼下当中面南有一张特别大的书案，既可以坐下来读书，又可以伏案挥毫。

程逸云进了书房，透过一扇被木棍撑起来的方窗，见到心爱的女儿瑜君在天井里舞剑。

程逸云的夫人因病已故去两年，虽有友人多次劝他续弦，但终因忘不了与夫人的情感深厚而未予考虑。

他只生一女，芳名瑜君，年方二八。曾由他亲自指导瑜君的课读，不仅读了《女儿经》和“四书五经”等，还读了《全唐诗》《史记》以及有关数算的读物，又写得一手好字，擅长魏碑，所以程逸云暗中嗟叹：“可惜她是女儿身，否则定可身入黉门，中个进士，封官受爵。”从八岁起，她又师从县城驻军中一位管带学习武术。除了学会了几套拳术外，她还精于剑术。

此刻，只见她把手中的剑舞得快如闪电、疾如飓风，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心中不免叫起好来。但为了不惊扰女儿，

程逸云便转身来到那张特别大的书案边。

这张书案既可以放几摞好书，可以随时取来一读，又可以拾掇一下，便能铺上宣纸，写字作画了。他的一位前辈——如今成为忘年交、自号板桥的郑燮就曾在这张可以改作画案用的书案上留下过他自创的“六分半书”，被后人称为“板桥体”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和一幅“竹石图”，如今都已装裱好悬在书房两侧壁间。

书房内，书架上放满了各种书籍，扬州坊间刊刻的各种珍贵版本，包括宋代的一些已经绝版的古书，都已成了他的架上物，可见他爱读诗书的程度了。几个多宝架，上放置着各种质地和样式的玉器，有玉斧、玉钺、玉铲、玉铤、玉戈等，也有器形较大的玉琮和几座玉山子，表明了程逸云除了喜欢读书，还十分爱玉。

此刻，他来到书案后的椅子上坐下，眼光马上转向放在书案右首的一个玉璧，便情不自禁地拿在手中摸抚起来，玉是要“盘”的，用手来摩挲就是最好的盘玉法。若干年下来，这玉的外面便裹上了一层油脂似的包浆，显得油光水滑，熠熠生辉。

他转眼看到了书案左侧的一只白玉山子，这是用地道的和田白玉雕的玉山《苏子夜游园》，相传是扬城著名雕玉大师的遗作，但他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了。玉山高八寸有余，宽约五寸，厚约四寸。正面有一叶小舟，停泊在江中，背靠一座奇峰突兀的山峦。小舟不过三寸，船首甲板上苏轼手抚

长髯，正在仰首赏月，脸上须眉清晰可见，嘴角含笑，双眼有神，冠戴齐整，衣裾飘拂。整个山子的构图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人们仿佛可以看到悬在上空的一轮明月，听到江水流动的涛声，感受到苏子内心的颤动，以及他正在低吟浅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时声情并茂的情景。这个山子，是程逸云收藏的玉器中的最爱。

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个他的最爱，却造成了他一生的宦海沉浮和历尽坎坷的经历，也磨炼了瑜君的坚忍刚毅的品格，使她脱去了大家闺秀的禁锢，成为植根于民众之中行侠仗义的一员呢！

×

×

×

清乾隆年间，户部尚未撤，设尚书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税赋、财政收支等事项，权倾朝野。当时的户部尚书高恒，是贵妃钮祜禄氏之弟。最近受命兼理盐运督查使来扬州两淮盐运使衙门清查盐务账目。

两淮盐运使在朝廷垄断全国盐务的情况下，当然是一个财源滚滚的美差。而手持尚方宝剑来扬州查账的督查使，又是一位皇亲，更是炙手可热。扬州的一众官员都争着找门路，与他通关节，送上不菲的“孝敬”。当然，这位督查使更是“心安理得”地在扬州住下，每天等着人来送银子。而且，这位皇亲，在全国有不少知交，有人身陷官司，无论诉讼发

生在何地，只要求这位督查使帮助说道说道，官司包赢不输。于是这位督查使又有了另一条财源。这一切都让他的身价成倍地上涨了。

今年冬月初十，乃高恒四十华诞之期，扬州城内，所属江都、甘泉两县，大小官员都在议论送什么贺礼才能获得尚书大人的欢心。作为扬州府的知府裴兴仁也就早早地与师爷卜俊人商议，但至今尚未拿出一个绝妙的主意，裴兴仁为此大伤脑筋。

一日，卜俊人兴冲冲地来到知府的内宅（他是裴兴仁的亲信，不管什么时间，他都可以径直来到内宅和裴兴仁商讨机密大事的），只见他走到内室的天井就叫道：“大人，在吗？大人在吗？”

裴兴仁正躺在榻上，半歪着身子，就着几上的烟灯吞云吐雾，他新从“翠花楼”堂子内讨来的五姨太，躺在另一边为他烧烟泡。裴兴仁吸了一口烟后，拿起一把紫砂茶壶漱了漱口，然后问道：“有什么事吗？急成这个样子。”

卜俊人讪讪地说：“确有要事要禀明大人！”

裴兴仁接过五姨太为他安好烟泡的烟枪，说：“讲！我听着哩！”说完又抽起鸦片烟来。

卜俊人说：“卑职从高大人一个随从那里打探到一个重要消息，这位国舅爷生平最爱玉器。他早就知道扬州玉器的做工十分讲究，有的工匠的身份比苏州专诸巷的还要高。”说到此处便停了下来，观察裴兴仁的反应。这时，裴兴仁刚